

科技產業、中產階級與沙漠文化

不久前出席一場論題為「兩岸三地的文化鏡相」的沙龍，間有識者以為香港是個文化沙漠。

文化是一個廣義的代名詞，包羅萬象，與時代歷史的過程及政治經濟的影響密不可分。以文化與沙漠相提並論者，多是文人墨客，談論的不離文學藝術方面的話題。自然，文化指的不僅僅是文學藝術。即使如此，這惡諺或許言過其實：本土的文化雖然稱不上繁榮，但還不至於一片荒蕪。香港不僅有政府部門管理文化工作，有民間組織推動文化事業，還有許多有心人出錢出力默默耕耘，種種成績面面俱在，不應抹煞。

倒是以「沙漠文化」形容香港反而貼切自然。文化的培育，猶如草木禾苗的生長，需要雨露滋潤、風和日麗的環境；沙漠般粗礪、冷峻的氛圍，當然不利於任何稚嫩的文化發育成熟。香港確實曾有錢穆、張愛玲、陳寅恪、許地山等一批傳統文化精英人士駐足居留，可有多少年輕港人能略數他們的貢獻，甚至聽聞過他們的文名。可見如此精英也未能令精緻千古的文史哲學在本地生根，恰似戈壁灘上散落的水草豐美，終究未能形成大片綠洲。

可以說香港的文化一直是過客帶來的短暫天堂，卻不曾是綠洲上

栽出的長青樹。

薄弱的科技文化

現代的主題文化是科技主導的文明。不禁令人聯想起本港的科技產業，覺得其境遇好比是大漠黃沙中的草木，雖努力掙扎，卻難得根深葉茂。

由於製造業陸續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區，香港未能完成工業化的進程，也未在工業化基礎上培育出出色的產業群體，形成本土的核心科技。換言之，香港誠然有高錕、卓以和等一批批科技精英人士居留，任教講學。然而本地社會缺少一個具 critical mass（適當規模）的科技中產階級文化，始終未能令科技產業就地生根。

當前的香港產業結構，仍以金融、貿易、房地產為支柱。一般港人覺得從事科技業「冇著數」，遠不如炒股炒樓的實惠來得快捷。然而觀諸世界的大環境，前方的正道，應當是知識創意驅動型、服務型的多元產業，其核心即科技的研發推廣與應用。本地經濟若不能發展出堅實的科技產業，培育出一個相當規模的科技「中產階級」，則必然脫不了文化沙漠的輕蔑。另外，即使香港做為國際金融中心，依加州大學張賢旺教授之見，卻缺乏成一家之言的國際金融學者。其實，除了過往春風一度的電影文化外，香港各行業在創新上難在世界佔一席之

地。與此類似，香港在科技文化方面的實力薄弱，大約空白，不成綠洲。

貧乏的中產階級文化

社會的環境，無論對人文或科技的發展，都至關重要；沙漠中植被稀疏，而綠洲的草木蔥蘢，無非是環境所致。即以書店業為例，誠品在台灣經營得有聲有色、無往不利，而其成功模式在本港卻了無發揮的餘地，因為港人愛書的族群未能形成合適的規模，以平衡市場的擴充。新華書城在港經營數年，最終也因營業額不敷租金上漲被迫遷至更偏遠的商場地舖，兼營糕餅、體育用具，且面積不及原址五分之一，原因大約也是如此。香港確有文化精英人士，但社會缺少一個舉足輕重的文化中產階級，所以高品位的書店難以維持，優雅的藝術難以繁榮興旺。

香港的法治與規章齊全；可惜法規之外，人與人之間的尊重，對異教徒及個人隱私的敏感度等，均未達到當代文化的高標準。至於各界對於動寵物醫學的關切，教研科技的投資，大中學生中英文文字溝通……，等等，也都留有補強的餘地。即以港人自豪的飲食文化而言，香港在眾多港、西、日精品料理外，嚴重缺少大江南北及台式的各種美味佳餚，及對佳餚的創意品味，也是憾事。此外，在人們日益注重

健康的今日，快餐中固然蔬菜稀少，具中外創意的素食料理在香港也不多見。以上種種都是中產階級文化貧乏的表象。貧富懸殊名列世界前茅與好些表象莫非因果而已。

呼喚綠洲

2008年1月17日的美國《時代週刊》發表「三城記」(A Tale of Three Cities)一文，新創「紐倫港」(Nylonkong)一詞，述說紐約、倫敦、香港的特色和經濟成就相似。港人既驚又喜，但多數人談論的還是本港的證券市場及金融業能否與紐、倫兩地鼎足而三，會不會輸給上海而最後變成「紐倫海」。其實，香港最應當思考取法的，倒是紐、倫兩地如何培育出適宜各類人才發展的社會環境，令他鄉精英人士近悅遠來，形成寬廣無垠的文化與科技綠洲，合力締造紐倫雙城的多方面繁榮。

無論從文學、科技甚至法治而言，香港以其獨特的政經地位，曾經引入的專家學者，在嚴重缺乏中產階級之沃土下，如仙人掌般零零星星地在不同的時段下飄落四方。除非大家厚植文化及經濟的中產階級、振興創新的科技文化，否則香港難以形成21世紀的文化綠洲，仍將繼續承受文化沙漠的污穢。